

乙
85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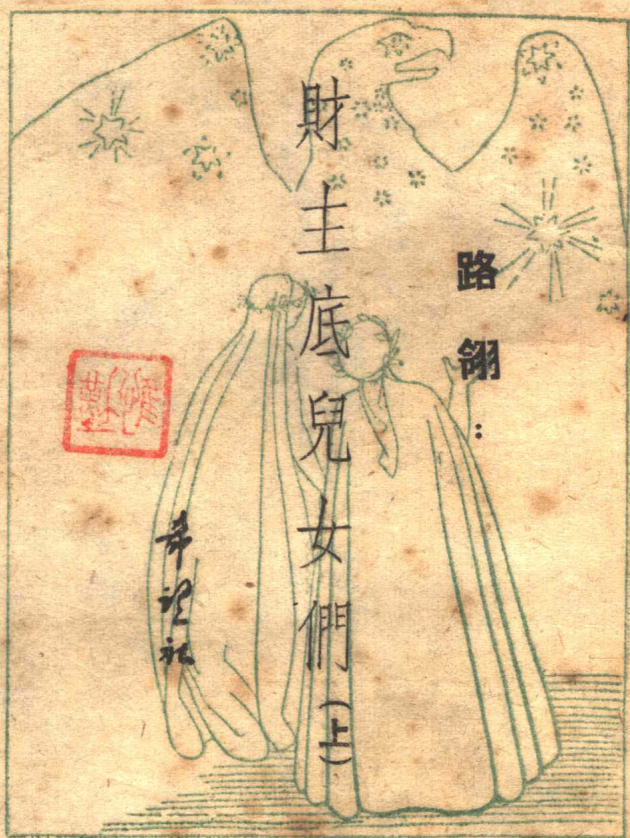
8708

財主底兒女

(上)

改
知





序

時間將會證明，「財主底兒女們」底出版是中國新文學史上一個重大的事件。在這部不但是自戰爭以來，而且是自新文學運動以來的，規模最宏大的，可以堂皇地冠以史詩的名稱的長篇小說里面，作者路翎所追求的是以青年知識份子爲輻射中心點的現代中國歷史底動態。然而，路翎所要的並不是歷史事變底紀錄，而是歷史事變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洶湧的波瀾和它們底來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靈在歷史運命這個無情的審判者前面搏鬥的經驗。真實性愈高的精神狀態（即使是，或者說尤其是向着未來底精神狀態），它底產生和成長就愈是和歷史的傳統、和現實的人生糾結得深，不能不達到所謂「牽起葫蘆根也動」的結果，那麼，整個現在中國歷史能夠顫動在這部史詩所創造的世界里面，就並不是不能理解的了。

在封建主義里面生活了幾千年，在殖民地意識里面生活了幾十年的中國人

民，那精神上的積壓是沉重得可怕的，但無論沉重得怎樣可怕，還是一天一天覺醒了起來，一天一天挺立了起來；經過了無數的考驗以後，終於能夠悲壯地負起了這個解放自己的戰爭底重擔。人能夠概括地對這提出簡單的科學的說明，更應該理解這裏面的浩瀚無際的、生命躍動的人生實相。在那中間的青年知識份子，一方面是最敏感的觸鬚，最易燃的火種，另一方面也是各種精神力量最集中的戰場，因而也就是最富於變化的、複雜萬端的機體。這種夾在鏈和砧之間的存，人能夠簡單地對它提出科學的分析和批判，但那里面的層出不窮的變幻，如火如荼的衝激，鮮血淋漓的鬥爭，在走向未來的歷史路程上，却有着多麼大的教育的意義。

在這里，作者和他底人物們一道置身在民族解放戰爭底偉大的風暴里面，面對着這悲痛的然而偉大的現實，用着驚人的力量執行了全面的追求也就是全面的批判。說全面的，當然不應是現象底巨大俱收的羅列，而是把握住精神現象底若干主要的傾向，橫可以通向全體，直可以由過去通向未來的傾向。我們看到了封建主義底悲慘敗戰，兇惡的反撲，溫柔的嘆息，以及在偽裝下面再生的醜惡的形狀，我們看到了殖民地性個人主義底各種形式，一直到被動物性主宰着的最原始的形式，一直到被教條主義武裝着的最現代的形式。在這中間掙扎着忠實

而勇敢的年青的生靈（們），雖然帶着錯誤甚至罪惡，但却是兇猛地向過去搏鬥，悲壯地向未來突進。這一切，被自一·二八到蘇德戰爭底爆發這個偉大的時代所照耀，被莊嚴而又痛苦的民族大戰爭所激盪，被時代要求和戰爭要求鞭打着的這古國底各種生活觸手所糾纏。

人沒有權利懷疑作者爲什麼把舞台限在後方，爲什麼不正面地接觸到勞苦人民底世界，因爲這不是作者要在這里負起的任務，人却應該感受得到，在這部史詩里面所照耀的，正是勞苦人民底神聖的解放願望和他們底偉大的戰鬥目標。人更應感受得到，作者底一切努力一切爭鬥，正是爲了和讀者們一道進向那個願望，突向那個目標。

作者自己說，一切生命和藝術，都是達到未來的橋梁。正是這個把自己變成達到未來的橋梁或踏腳石的志願，才有可能產生了把七十個左右的人物底運命旋轉在那個願望那個目標下面的磅大的氣魄。從這里就可以理解作者所說的，他所追求的，「是光明、鬭爭和青春的世界底強烈的歡樂」。

是的，是「歡樂」。但可以把這換寫爲「痛苦」，也可以把這換寫爲「追求」。歡樂，痛苦，追求，這些原是「我們時代的熱情」（借用那個蔣純祖底用語）還沒有找出適當的表現語的那個 *passion* 所必有的含義。時代底 *passion* 產生了

作者底 passion 和他底人物們底 passion。作者說，作爲他底對象們底綜合性的人物那個蔣純祖，昇舉起了他底整個的生命在呼喚着，然而，人不難感到，作者自己更是舉起了他底整個的生命向他底人物們和讀者們在呼喚着的。

原來，作者底對於生活的銳敏，感受力正是被燃燒似的熱情所推進，所培養，所昇華的。沒有前者，人就會飄浮，但沒有後者，人也只會匍匐而已罷。沒有前者，人當然不能突入生活，但沒有後者，人即使能多少突入生活，但突入之後就會可憐相地被那裂縫夾住「唯物的」腦袋，兩手無力地抓撲，更不用說能否獲得一種主動的衝激的精神了。

不過，這些當是易於被人感受的，除非他是一段木頭，但人也許不易感受到貫串在這裏面的神經系統似的要素，作者底深邃的思想力量或者說堅強的思想要求罷。沒有對於生活的感受力和熱情，現實主義也就無從形成，成長，強固的。前者便有熱情和思想力量或思想要求，現實主義也就無從形成，成長，強固的。前者便教條主義狼狽地潰退，後者使客觀主義不能夠藏身。但若就一部作品底創造過程說，這三者總是凝成了混然一體的、向人生搏鬥的精神力，而這裏面的思想力量或思想要求的成份，開始是起着引導的作用，中間是盡着生發、堅持的作用，同時也受着被豐富被糾正的作用，最後就收穫了新的思想內容底果實。人會吃驚於

這部史詩里面的那些痛苦的境界，陰暗的境界，歡樂的境界，莊嚴的境界……，然而，如果沒有對於生活的感受力和熱情，這些固然無法產生，但如果對於生活的感受力和熱情不是被一種深邃的思想力量或堅強的思想要求所武裝，作者又怎樣能夠把這些創造完成？又怎樣能夠在創造過程中間承受得起？正是和這種被思想力量或思想要求所武裝的對於生活的感受、和熱情一同存在的，被對於生活的感受力和熱情所擁抱所培養的思想力量或思想要求，使作者從生活實際里面引出了人生底悲、喜、追求、搏鬥、和夢想，引出了而且創造了人生底詩。

正由於抱着了這思想力量或思想要求，所以作者能夠創造出「光明、鬥爭的交響」。說交響，當然是在衆聲底和鳴中間始終有着 條主音在。人不難看到，被民族解放戰爭中間的時代要求和人民要求所照耀，被對於半封建半殖民地意識形態的痛烈的批判所伴奏，迴旋着前一代青年知識份子底由反叛到敗北，由敗北到復古主義的歷程，這一代青年知識份子底在個人主義的重負和個性解放底強烈的渴望這中間的悲壯的搏戰。

在那個蔣少祖身上，作者勇敢地提出了他底控訴：知識份子底反叛，如果不在走向和人民深刻結合的路，就不免要被中庸主義所戰敗而走到復古主義的泥坑里去。這是對於近幾十年的這種性格底各種類型的一個總的沉痛的憑吊。而在那個

蔣純祖身上，作者勇敢地提出了他底號召：走向和人民深刻結合的真正的個性解放，不但要和封建主義做殘酷的搏戰，而且要和身內的殘留的個人主義的成份以及身外的偽裝的個人主義的壓力做殘酷的搏戰。這是這一代千千萬萬的青年知識份子應該接受但却大都不願誠實地接受，企圖用自欺欺人的抄小路的辦法迴避掉的命運。不用說，和一切真實的心靈一樣，作者是向着未來，爲了未來的，所以他底熱情的形象到了以蔣純祖底傳記爲主音的第二部，就更淒厲，更激盪，更痛苦，也更歡樂而莊嚴。

在被丟掉了的初稿里面，相當於蔣純祖的那個人物，是走上了比他更年青、更單純、也就能夠直線突進的，在這里的少年陸明棟所走的路，但这里的蔣純祖却留在了後方，承受了痛苦的搏鬥，而且終於倒下了。這是，人物性格底內在要求不能不這樣，作者自己的思想要求也不能不這樣。走向未來，當然有種種的路，那里面也當然有直線突進的路，但直線突進的路並不能變爲對於此時此地的負擔的逃避，而蔣純祖底性格更不是這樣的幸運兒。他得承受更大更大的痛苦的搏鬥，從他底搏鬥裏面展示出更深更廣的歷史的意義。一個蔣純祖底倒斃啓示了鍛鍊了無數的蔣純祖。就這樣，作者完成了他底史詩底構成和他底人物底經歷。

在我們底文藝領野，矗立着魯迅的大旗。在今天，人會承認這面大旗，人更樂於自命是這面大旗底衛士，但人却不願或不肯看見，多年以來（包括魯迅在生的時候），雖然也有一些來自這個傳統的真誠的戰鬪，但却有多少腐蝕這面大旗，淹沒這面大旗的烏烟瘴氣。什麼是魯迅精神？豈不就是生根在人民底要求里面，一下鞭子一個抽搦的對於過去的襲擊，一個步子一印血痕的向着未來的突進？在這個意義上，不管由於時代不同的創作方法底怎樣不同，爲了堅持並且發展魯迅底傳統，路翎是付出了他底努力的。

自新文藝誕生以來，一直肯定着學習世界文學底戰鬥經驗。然而，雖然不能抹殺那努力下來的痕跡，但可悲的倒是太容易發現結構底模仿，主題底竊取，人物底抄襲……。世界文學底戰鬥經驗應該指的是，那些文藝巨人們雖然各在時代底限制和思想底限制下面，但却能用着最高的真誠向現實人生突進，把人生世界里的真實提高成藝術世界里的真實的，那一種戰鬥的路徑和戰鬪的能力。那麼，由於人類解放思想底武裝和我們偉大的時代底要求這些有利的條件而擺脫了他們底思想上的限制或苦惱，從戰鬪底需要出發，汲取甚至征服着幾個偉大的作家（特別是L·托爾斯泰）底現實主義，路翎也是付出了他底努力的。

但作者是二十幾歲的青年，而且成長在生活在激盪一切的，偉大的民族解放

戰爭時期，所以他底搏鬥，人生上的和藝術上的搏鬥都燃燒在青春底熊熊的熱情火燄里面。人如果能夠看出這灼人的青春底火焰的對於我們底人生、我們底文藝有着怎樣的寄與，人就能夠把作者自己所說的「失敗」和「弱點」只當作青春的熱情所應有的特點來理解的罷。

所以，「財主底兒女們」是一首青春底詩，在這首詩里面，激盪着時代底歡樂和痛苦，人民底潛力和追求，青年作家自己的痛哭和高歌！
就暫用這節幾話當作對於這首詩和他底讀者們的祝福罷。

一九四五，七月三日，記於渝郊避法村。

胡
風

題記

這部東西，是在一九四〇年就起手寫的。最初並不長，因為對於生活和熱情缺乏認識的緣故，寫得凌亂而浮薄，它祇是在急於傾吐什麼這一點上有一點意義。後來它在香港底砲火下丟失了。我底導師和友人，並且是實際的扶助者，胡風先生，從砲火過後的敵人下面逃奔出來，來信說要結束一下過去。那時候的他底心情，雖然看來很沉重，却似乎是特別健旺的。感染了這種心情，我就又着手寫起來了。因為時間底增長，又因了心情底沉重和鬭爭底迫切，它就有了現在的規模和份量。

但它仍然有些凌亂，並且有些地方還不免浮薄罷。我特別覺得苦惱的是：當我走進了某一個我所追求的世界的時候，由於對這某一個世界所懷的思想要求和熱情的緣故，我就奮力地突擊，而結果弄得好像誇張、錯亂、迷惑而陰暗了；結果是暴露了我底弱點。但這些弱點，是可以作為一種痛苦的努力而拿出來的；它

們底企圖，僅僅是企圖，是沒有什麼可以羞愧的。我一直不願放棄這種企圖，所以，也由於事實上的困難，就沒有再改掉它們。

我所追求的，是光明、鬥爭的交響和青春的世界底強烈的歡樂。在有些地方，如前面所說的，這是失敗了。

我所檢討，並且批判、肯定的，是我們中國底知識份子們底某種物質的、精神的世界。這是要牽涉到中國底複雜的生活的；在這種生活里面，又正激盪着民族解放戰爭底偉大的風暴。但由於我底限制，我沒有能力創造一部民族戰爭底史詩。我祇是竭力地告訴我設想爲我底對象的人們，並告訴我自己，在目前的這種生活里——它不會很快地就過去——在這個「後方」，這個世界上，人們應當肯定，並且寶貴的，是什麼。

我不想隱瞞，我所設想爲我底對象的，是那些蔣純祖們。對於他們，這個蔣純祖是舉起了他底整個的生命在呼喚着。我希望人們在批評他底缺點，憎惡他底罪惡的時候記着：他是因忠實和勇敢而致悲慘，並且是高貴的。他所看見的那個目標，正是我們中間的多數人因憑信無辜的教條和勞碌於微小的打算而失去的。我們現在是處在一個亟待毀滅，也亟待新生、創造的時代。一切東西，一切生命和藝術，都是達到未來的橋梁。人們底生命是一個鬭爭底過程。在世界上，

沒有什麼永恆的宮殿，何況我們周圍的這些宮殿是紙糊的；沒有什麼恆久的監牢，何況我們周圍這些監牢是偷偷地掩藏着的。年青的生命，敢於輕視、搖動、擊毀它們，這種輕視和攻擊，在我們就等於創造；它們自然要，也必得和這個世界上的那種深沉的、廣漠的，明燦而偉大的東西聯結在一起的。但假如這些年青的生命們前進了幾步就期待着一勞永逸，豔羨起那些紙糊的宮殿和陰暗的監牢來了，那麼，不管他們臉上掛着怎樣的笑容或眼淚，他們都必得被織起的人們，以那個偉大的東西底名字，重重地擊倒。我希望告訴我底對象的人們，我希望我們都能夠真的知道，是渴望着這個民族和他們自己底新生的人們，就必得有怎樣的精神和勇氣！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六夜，

路翎

第一章

一

一二八戰爭開始的當天，被熟人們稱爲新女性和懷果子的女郎的，年青的王桂英，從南京給她底在上海的朋友蔣少祖寫了一封信，說明她再也不能忍受舊的生活，並且厭惡那些能夠忍受這種生活的人們；她，王桂英，要來上海，希望從他得到幫助。等不及得到回信，王桂英就動身赴上海。因爲停泊在下關的日本軍艦砲擊獅子山砲台於緣故，熟人們都下鄉避難去了，王桂英沒有受到她所意料的，或是她底強烈的情緒所等待的阻攔。

王桂英底哥哥王定和在上海經營紗廠。因爲王定和曾經企圖強迫她嫁給自己底朋友和仇敵，上海金融界底某個有力的人物的緣故，兄妹間底感情差不多已完全破裂。王定和是有名的蘇州蔣捷三底三女婿；大女婿傅蒲生缺乏野心和才能，二女兒還沒有出嫁，兒子們則和父親有着不愉快的糾紛，因此王定和看來像是百萬富豪的蔣家底有

力的支柱和正直的繼承人。蔣家底兒子們和父親的糾葛逐漸地更不愉快，王定和所承擔的財富底幻影就逐漸地更強大；南京和蘇州底那些閑談的嘴巴，對於王定和和她底妻子蔣淑媛，是有利的。就憑着這種財富底幻影和這些嘴巴，王定和在上海底營業界獲得了初步的勝利。王定和隨處表明着他是被蔣捷三所支持；蔣捷三自己也願意相信這個。

蔣少祖是蔣捷三底第二個兒子。由於某些機緣——這些機緣往往是決定人底一生的——他十六歲便離家到上海讀書。這個行動使他和父親決裂。在這樣的時代，倔強的、被新的思想薰陶了的青年們是多麼希望和父親們決裂。但這個決裂會給他，蔣少祖帶來那麼多的東西，却是他沒有想到的。這個決裂帶來了姊妹們底祕密的溫柔的關切，大量的金錢，以及蔣家底叛逆的兒子的光榮的名譽。蔣家底姊妹們對他給予得特別的多，因為眼淚和回憶是必需的，並且祕密的溫存是特別快樂特別深刻的；她們是那樣的動人。

在這個社會里，龐大的財產和可愛的女性在各方面都具有着決定的力量。蔣少祖是蔣家——那樣的蔣家底第一個叛逆的兒子，這件事是很重要的。在最初，蔣少祖還是一個單純的青年，是不懂得這個的。那些為蔣少祖所崇敬的，進步的人們，迅速地接近了蔣少祖，用那種被財產迷惑了的眼睛注視着他，向他提示，他底繼承財產，是可能而且合法的；有了這一筆錢，就可以奠定一個偉大的事業底基礎。但蔣少祖，

雖然有些動心，却覺得這樣的想法是可羞的。他是有着那樣的自尊心；他要叛逆得澈底，並且他愛父親，不願對父親這樣不正直。

「爹爹已經很痛苦！他會覺得我是自私的！我要自己走路，讓他明白！」蔣少祖想。

無疑的，財產和叛逆造成了他底順利的境遇。他漸漸地就懂得這個了，並且學會了去理解他所崇敬的那些人們了。崇敬的感情，就慢慢地淡了下去。他是聰明的，活潑的青年，有時露出那種女性的溫順，有時則古怪難測如權勢的世家公子，而這一切都優美。漸漸地他就明白了自己底力量 and 優美，開始激賞自己。不容他自己有所思考，他捲入了政治活動，——他當時尚沒有能夠知道這件事決定了他底生活——大學畢業後他和朋友們辦報紙，以後，環境有些灰暗，他突然非常的憂鬱起來，跑到日本去。他不能知道在前面等待着他的的是什麼。像大多數的青年一樣，他祇注意自己，娛樂自己。他非常厲害地憂鬱起來，覺得時日業已消逝，一切都不可復返，人世底事情一無可爲了。他覺得自己已經衰老，需要休息了。於是在去日本一年後便結了婚。

他底妻子陳景惠是他底同學。他們戀愛，他覺得她是樸素而善良的。去日本的時候，蔣少祖非常的煩惱，覺得她是難以使他滿意的，用他自己底話說，難以理解他。但在逐漸濃厚的憂鬱里，蔣少祖需要安慰；這件愛情便有了新的光采。並且蔣少祖覺得，日本這個國度對於家庭生活是最理想的。於是這件愛情便確定了，蔣少祖寫了很

多的信，陳景惠離開在鎮江的家去日本，一切很單純，並且很愉快，他們結婚了。

但半年後蔣少祖便懊悔，覺得這個行動太荒唐，覺得自己並無結婚的理由；正如一個前程遠大的青年並無結婚的理由。他底心境起了變化，朋友們來信鼓勵他回上海，他思索了在他胸中誕生着的事業的情熱，認為這個結婚是痛苦的。他重新發覺到陳景惠不理解他。在婚前，蔣少祖被愛人底善良感動，在婚後却被這個善良苦惱。不知為什麼，像很多人一樣，蔣少祖覺得一個妻子像這樣善良是不好的，不必要的。

九一八事變的前半年，蔣少祖回上海，把家庭生活底破碎了的幻想拋開，開始了他底活動，接近了那時候的所謂社會民主黨。他並不認為他是屬於這個社會民主黨，雖然大家認為他是這樣。他認為他祇是和他們暫時同路——在他確定他底理想以前，暫時同路。他似乎即刻便明白他底理想是什麼了。他覺得，所謂社會民主黨，是充滿呆想，空想的東西；而正在激烈的變化里鬥爭着的另一個政黨，則是那些在現代文明里面迷失了的人們所組織的，一種表徵着苦悶的東西：這些人們底迷失，是可以從他們底誘惑力上面明白地看出來的。蔣少祖認為，必需勇敢地走向現代文明，才能解決這種苦悶。蔣少祖需要激烈、自由、和優秀的個人底英雄主義。

他覺得，所謂社會民主黨里面的人們，是平庸的；他們不會懂得這種英雄主義。但另外的人們底那種組織和權力使他嫉恨；他覺得它是陰暗、專制、而自私。這就使他暫時更接近前者。漸漸地，他覺得自己是單獨地作戰着。